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二十三回 姚參戎功成一夜 雷鐵嘴相定終身

六月興師敢憚勞，將軍揮汗濕征袍。火圍甲帳催飛騎，天放流烏爍大刀。

蔡孽蕩平非雪夜，韓碑磨就展霜毫。

南人不反烽煙靜，從此生靈到不毛。

難收穀食豈無稽，更有聞聲羊舌妻。

曾入茅檐佔將相，轉于耆耄話孩提。

指迷眼似新磨鏡，摸骨方真夜照犀。

只恐江湖漫饒舌，好將兩目刮金龜。

話說杜壞在城，打聽得桃監生因女兒淫毒致死懷恨在心。

一日晚上，接到摩刺敗了一陣，傷了大將三員，他只說巡察街坊，也不帶人，曲折的轉至運同署前，窺入桃監生家裏。

那桃灼延他坐下，問他姓名。杜壘道：「足下休驚。俺姓杜名壞，現在大光王麾下，充總領宮門使之職。特來有事相商。」

那桃灼忙打恭道：「原來是杜老爺，監生不知，多多得罪了。」

因問：「杜老爺夤夜到舍，有何見諭？」杜壘道：「咱奉王爺密旨，因軍餉不敷，分派在城富戶、大戶捐銀七萬，中戶五萬，下戶三萬。足下姓名係中等富戶，該輸銀五萬兩。咱曉得你是個好人，恐怕一時不能湊手，所以預先送信給你，快趕緊趨辦，後日一準送進宮來。」桃灼吃驚道：「這事王爺打聽錯了！監生單靠著三千多的荒田，收租過日。因近年兵戈不息，那些佃戶並無顆粒送進城來，這漕米錢糧都是賠償的。不要說家中沒有五萬銀子，就是連身家性命，也換不出一二萬銀子來。求老爺替監生轉苦苦情，舉家感戴。」杜壘道：「這話你就不是了。王爺軍令已出，誰敢挽回？你若短了一分一厘，怕不全家處斬。」

桃監生垂淚道：「我與王爺無甚冤仇，何苦一層一層的送我性命？」杜壞道：「王爺從前並未勒派你們，你怎麼說這話？」

桃監生道：「雖未派我銀錢，我女幾已活活的被王爺送死了！」

杜壘道：「這卻為何？你不妨直說，我替你周旋。」桃監生道：「說也慘然。」便將女兒如何看燈、如何致死說了一回。杜壞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二護法昨日陣亡，倒替你女兒報仇了。」

桃監生道：「冤仇不在此人。」杜壘道：「卻是那一個？」桃監生道：「一時失口，亨護法便是我的仇人。」杜壞道：「你不須瞞我，我也是同你一樣的冤仇，因四個小妾被他拐騙前來，所以假作投降，希圖報仇的。你有事不妨同我商量。」桃監生那裏肯信？杜壘刺臂賭咒，桃監生方纔說道：「這賊禿無惡不作，滿城切齒痛心。我們打算約齊眾人，俟姚將軍到來，開城納降。只怕他勇力難當，擒他不得。」杜壞道：「這事不可造次，須要等他敗入城中，預先送信出去，約定日期，纔可開門。」

你們共有多少人投降？」桃監生道：「共四百零五家。」杜壘道：「也就夠了，不必再多，恐怕洩漏機密，不是當要的。到那時，我先來知會你，你們只管開門，我還要想一個殺他的計較。」當夜，桃監生留杜壘飲酒，盡歡而散。

回到宮中，與品姓等商議道：「王爺連日大敗，看來此城不能久居，你我作何計較？」品姓道：「我們有什麼計較？如今他也不顧我們了，倘若官兵進城，只可同著你一路逃走。」杜壞道：「這是女孩子話，不要說逃不脫，就是逃脫了，日後被地方官拿住，係叛逆家人，也是一個斬罪。」品姓道：「據你說，怎樣纔好？」杜壘道：「我們且慢慢商量。」五人飲酒上床，杜壞又各人奉承了一會，然後告訴他們說：「候王爺殺敗回來，定了日期，勸他飲醉，我在外邊開城接應官兵，你們乘醉將他刺死，這個不但沒有死罪，而且有了功勞，將來朝廷還有恩典。」品姓道：「他的酒量甚高，那裏灌得他醉？」杜壘道：「我已預備下藥酒，只消一壺，就醉得倒，那時只要你們看機行事。」說得眾人允了。正是：

安排四朵蓮花座，坐化金剛不壞身。

姚參戎休兵十日，預備下許多牛皮網紗之類，防他火攻；弄了無數狗血污穢之類，破他妖法，分四路殺進。那摩刺果然接應不來，又敗了一陣。霍武收兵回寨，與眾人商議道：「趁此時我們銳氣方盛，須要設法破他，不要養成賊勢。」馮剛道：「這賊慣以劫寨取勝，如今只用此計破他。」霍武道：「他既善于劫寨，豈不自己提防，只怕勞而無功，徒損兵將。」匠山道：「如今將兵馬分為八枝，一枝劫寨，兩枝救應，四枝分兩翼搜其埋伏，一枝抄出背後，斷其歸路，總無不勝矣。」霍武稱善，即令秦述明、呂又達、何武當先劫寨，馮剛、楊大鶴、曹志仁救應；鍾毓、蔣心儀、谷深殺向右邊，巴布、王大海、褚虎殺向左邊；如無埋伏，並力合攻大寨；若殺散埋伏，亦向大寨殺來。自己同尤奇抄出背後，二參軍守住老營。眾人各各遵令而去。

原來摩刺雖遭叟敗，果然防備劫營，吩咐海元、海利各領一千五百軍兵左右埋伏，倘有賊兵劫寨，聽到號炮聲響，分兩路殺來。自與海貞、顧信、夏叱吒于寨中納涼飲酒。約到二更以後，兵士報說：「北路上有好些兵馬，掩旗息鼓而來。」摩刺大笑道：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！」因吩咐：「披掛上馬，俟他到來，放起號炮，一湧殺出，今番定叫他片甲不回！」秦述明等領了二千人馬，暗暗殺至寨前。聽得震天價一聲炮響，海貞手揮大斧而出，眾軍都湧將上來。秦述明曉得他預有準備，忙退下一箭之地。呂又達早與海貞廝殺。

摩刺飛馬來到，秦述明、何武雙騎接住。那夏叱吒、顧信亦兩騎齊來，這裏馮剛等已到，楊大鶴便戰顧信，曹志仁便戰夏叱吒，馮剛忙舉大戟，斜刺裏望著摩刺便制。那夏叱吒戰不過曹志仁，十數合之中，早被曹志仁一槍刺死。顧信吃了一嚇，手中兵器一鬆，也被楊大鶴斬于馬下。便並力來戰摩刺、海貞二人。摩刺恃有埋伏，愈戰愈凶，死戰不退。約有一個時辰，那鍾毓、巴布兩枝兵已殺散埋伏，斬了海元、海利，都殺奔大寨而來。這摩刺現在抵擋不住，怎禁得又添上這幾員勇將及兩枝生力兵，曉得事情不妥，忙從刀槍棍棒叢中殺出，大呼：「海貞，且收兵，入城再處！」兩人領了千餘敗殘兵卒，殺出重圍，望南逃走。這裏合兵趕來。

摩刺走不上數裏，一聲炮響，無數兵馬擋住去路。霍武手橫大刀，大喝：「摩刺休走，且留下光頭回去！」海貞大怒，拍馬上前，尤奇挺槍接住，摩刺也惡狠狠的飛起禪杖打來。霍武大喝：「賊禿，休得逞能，有我在此！」一刀砍來。

摩刺急架相還，覺得刀法精純，兵器沉重，大叫：「你這漢子可是姚霍武麼？」霍武道：「既知本帥大名，還不下馬受縛！」摩刺忙架住大刀說道：「姚霍武，我有好言贈汝：王爺走遍外國、中華，未逢敵手。看你這柄大刀，可以配得王爺的禪杖，你也算是真正英雄。只是你哥哥在廣二十餘年，尚且首懸街市，你又何苦出這死力？不如跟著王爺，平分廣東，同享富貴，何如？你須自己想一想！」霍武大喝道：「潑賊不要煽惑軍心，看刀！」摩刺也大喝道：「王爺難道殺你不過？你我既算英雄，不須旁人幫助，咱們兩下拼一拼。」此時天已大明，後面追兵都到，殺敗了海貞，把殘兵殺得七零八落。霍武忙喝眾將：「不須幫助，看我擒他！」當下眾將約住眾兵，都不上前，兩個你刀我杖，左盤右旋，有五十餘合。

摩刺因下部虛囂，敵不過霍武的神力，要用妖法，又被這大刀緊緊逼住，沒有半點空兒。回顧手下眾兵，只剩海貞一個，只得喝道：「王爺殺你不過，我去也！」一骨碌滾下馬來，又不見了。眾將各舉兵器，將海貞砍為肉沫，收兵紮住。摩刺獨自一個土遁歸城，吩咐周于德等四頭目分守四門，多備炮石，自己進入府中。早有許多偽官問安參見，杜壘跟著進宮叩頭，問道：「王爺此番出城，勝敗如何？」摩刺道：「咱從海道起兵以來，從未有此大敗，如今四護法都沒了，剩了幾個頭目，只好守城。倘若勢頭不好，我原退回浮遠山中，日後再來報仇雪恨。」杜壞道：「這潮州城池高厚，他那一二萬兵怎能破得？王爺只管放心，這麼大熱天，堅城在前，糧餉不繼，他自然退去了。」摩刺道：「你須小心伺候，倘有緊急軍情，不論半夜五更，都要飛報與我知道。再拿

了我的令箭，日夜巡城一次，戒飭那些兵將，這四員頭目比不得那四個護法。待姚霍武兵退了，我賞你幾十名宮女。」杜壘答應出來，持著令箭，帶了一二十名心腹健卒，日夜巡城。暗暗的寫了密書射出，約于七月二十日三更，暗開北門接應。又告訴了桃監生，那日都在北門內伺候。又約品娃等于是日舉事。暫且按下。

再說姚霍武得勝收兵，商議攻城之策。鍾總兵道：「這潮州係小弟的汛地，城有五十餘裏大，六丈多高，五尺餘厚，盡著我們的兵馬，圍城不到一半，如何破得？須要請于督撫，再添三萬兵來，纔好用計。」霍武即請匠山寫了備細書稟，分報兩衙門。到了晚上，吉士將杜壞詐降之計告訴匠山、霍武，說道：「如今且佯作攻城之狀，天天叫罵，看他有無書信出來。」

霍武大喜道：「此計若成，這城就不難破了。平復之功，先生斷居第一。」因傳下號令：巴布領著副將攻打東門，鍾毓領著副將攻打西門，秦述明攻打南門，自與馮剛等攻北門。命軍中多設參軍「蘇」的旗號。又著楊大鶴領兵五百，將沿海船隻一並撤回，絕他去路。

攻打了三天，倒傷了幾十名兵士。第四日傍晚，尤奇部下小軍拾了一根箭頭，上繫著蠟丸，呈與尤奇，尤奇轉呈中軍。

姚霍武等三人開看：

小的杜壘跪稟恩主大爺座前：

小的從省到潮，將所拾包裹等物送還和尚，和尚十分相信，著小的看管宮門，目下又委派巡城，頗為任用。宮中有赫舊主姬妾四人，已與小的合成一局，准于本月二十日夜送摩刺的性命。小的又密約受害富戶桃灼等四百餘家，定于二十日三更開北門迎接大兵，城樓上懸玻璃燈為號。望大爺即告訴姚將軍等，于是日晚上並力攻城。

壞跪稟。

三人看完，心中歡喜。霍武對著二人道：「虧得蘇先生預先定計。到了那日，日間只好攻打那三門，使他不及提防，晚上依計而行。」于是只將兵馬遠遠圍住，並不附城，並四布流言，說兵馬不敷，須退回省中，另起大兵前來攻打，以緩其心。

那摩刺在宮，雖耽于酒色，卻還停了一兩日出來巡城一次。

看見城外軍兵懈怠，想要乘勢出兵，無奈孤掌難鳴，又怕姚霍武的神勇，只吩咐頭目小心守護，自己仍以醇酒、婦人解悶。

到了七月二十日，巡城回來，看見官兵只打三門，他就有個潛出北門逃歸海島的意思，與品娃等商議。品娃道：「王爺恃著隨身本事，什麼地方去不了。只苦了我們這些人，全夥兒都是死數！我聽得那唱書的說，呂布背了一個女兒，就不能役戰，何況王爺有這麼多人。王爺若要回山，我們只好趁早尋死。」

摩刺道：「我不過是這等商量，你們休要著急，我那裏割捨得你們？不是為你們，我已去得多時了。」慢慢的想出一個計策來，即吩咐備酒取樂。四人這個逢迎，那個埋怨，追歡索笑。

飲夠多時，傳杜壘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今日賊兵專打三門，晚上恐怕北門有緊，你傳我令箭，叫北門加緊提防。」杜壘答應了，又跪稟道：「小的制有滋補藥酒，最長精神，王爺連日辛苦，小的奉敬幾壺，略表孝意。」摩刺道：「好孩子，只管拿來，你快辦你的事去。」杜壘出來，帶了心腹，上馬飛至北門，吩咐李翻江道：「王爺鈞諭：官兵今日攻打三門，須要嚴緊防備。這北門著我看守，李將軍可去往來巡察，晚上不許安睡。」真個李翻江帶了兵卒去了。

到了三更，那眾人都到城上，豎起一盞玻璃燈。遠遠望見官兵近城，即率同眾人開城伺候。秦述明當先，眾將一湧而入。

眾百姓兩旁跪接。杜壞忙迎上姚霍武、蘇吉士等叩頭。霍武執手慰諭，問了備細，即吩咐鍾毓、巴布、馮剛等殺向三門，切不可傷害百姓。自己率同眾將，杜壘眾導，殺入大光王府中。

此時摩刺已爛醉如泳，挺睡床上，那四姬手軟，不能殺他，被呂又達一斧劈死。真正是好不利害的緊那：

不是干戈擒壯士，卻緣衽席殺英雄。

姚參戎與二參軍坐在府堂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而分兵接應三門諸將。呂又達獻上摩刺首級，眾將俱陸續報功，只有周于德開城在逃，不知去向。

天明，霍武吩咐蔣心儀、韓普稽枋錢糧倉庫，暫管海陽、揭陽兩縣事務。鍾毓領原本部兵鎮守潮州。將摩刺所藏民間婦女一一放還，又從重賞了桃灼眾人，將四姬交杜壞領回。又著人到監中去枋問屈強，回說：「已于二月前瘐死了。」凱宴三日，振旅而還，將所擒偽文武官都上了囚車，帶至省中，分別發落。到了八月中旬，早至省會。慶、申二公從前連捷霍武捷報，已知功在垂成。後又接了摩刺死據潮州城，攻之未能即克，祈添兵協助的話，督撫會議正要分調人馬前來，卻好又接了蘇芳預用詐降之計，克復潮州之報，因撤回調兵文書。這日將大軍回來，申撫軍正在試院監臨，慶制府領了文武各官出城遠接，一路鼓吹喧鬧，綵旗搖漾。霍武等皆滾鞍下馬，同進城中，將兵馬分歸各標，早于越秀山排下公宴，慶大人把盞賀功。霍武跪飲了，次及蘇、李二人，都打恭立飲。霍武呈上有功諸將冊子，及解到偽官。

慶公道：「當與申大人會摺奏聞，請旨定奪。」霍武又跪稟：「乃兄之冤抑，祈求大人據實奏明。」慶公應允。

當日眾官散了，吉士仍同杜壞回家，合府中內外上下的歡喜自不必言。杜壘另找房子居住四姬。又值卞如玉三場考畢，在廳上大排筵宴。次日就有許多官員及各親友前來拜望，吉士迎接、回拜。鬧了幾天，即發帖請酒，卻是從前送禮諸人，接連十數日。

這日在家安閑，門上伍福稟說：「府大老爺差人送一位相士到來，叫做雷鐵嘴。」吉士請入書房相見：

清奇格相，五尺不到身材；蒼白鬚髯，七十有餘年紀。悠悠自得，神韻在松竹之間；落落寡交，品地直義皇以上。喉嚨響亮，開口不帶諛詞；趨走安詳，舉足定無亂步。亭亭若雲間之鶴，皎皎如空穀之駒。

吉士肅然起敬，與他打恭坐定，問道：「先生仙鄉那裏，緣何與上官公祖交好？」那雷鐵嘴道：「在下江蘇江陰人氏，仗著這滿口的花言巧語，煽惑士夫。上官老爺並非夙交，亦係偶然萍合。」吉士道：「那滿口胡柴的，斷不自己宣明，先生不無太謙了？請問先生，還是食素還是用葷？」雷鐵嘴道：「雖似黃冠者流，卻係儒門弟子，太平之世，原無仙佛，何苦吃齋？」吉士也笑了，吩咐快備酒飯，再叫家人把施相公、卞相公都請來。

須臾，兩人到來，作揖就坐。吉士道：「我們兄弟三人，都懇先生賜教。」雷鐵嘴道：「請正尊容。」吉士上邊坐好，鐵嘴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閣下品貌乃水形，得水局也。正面有黃光，意無不遂；印堂多喜氣，謀無不通。請尊手一觀。」吉士伸出手來，鐵嘴又道：「手軟如綿，閑且有錢；掌若血紅，富而有祿。只嫌日太清，眉太秀，體不甚厚，形不甚豐，官雖有而不高，財雖聚而易散。所喜陰鸞紋深，子宜八桂，壽卜古稀。」相畢，延年上來，鐵嘴看了，說道：「足下眉清目秀，定為聰俊之兒；聲濁氣粗，未免貧窮之士。白氣如粉，父母刑傷；青色侵觀，弟兄零落。所幸地庫光潤，晚景稍可安閑；懸壁色明，家宅可無憂患。」相畢，如玉坐上，鐵嘴道：「足下三光明旺，六府高強。骨格清奇，必須顯達。形容俊雅，終作賢良；腰圓背厚，自然玉帶朝衣；眉聳神清，定主威權忠節。只是美中不足，雖居二品之貴，當葉三禩之佔。老運亨通，身耽泉石。子宜兩到，壽近涓濱。」如玉相過，擺上酒來。鐵嘴旁若無人，大觥劇飲。吉士又問道：「舍妹丈秋闈得意，今揭曉在邇，未知可能與宴鹿鳴，請先生一觀氣色。」鐵嘴略一抬頭，便道：「祥雲擁照命宮，旬日中當膺榜首；黃氣發從高廣，一年內必轉官階。不惟折桂蟾宮，並當策名天府。可賀可賀！」

酒闌客散，吉士叫家人取三十兩銀子奉酬，雷鐵嘴道：「別人不受謝儀，在下有受無卻以相取錢，以錢濟相，天下事當如是耳！」也不告辭，飄然而去。